

李伯安

走出巴顏喀拉

李伯安

走出巴顏喀拉

榮寶齋出版社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

封面题字：王澄

责任编辑：李宏禹

装帧设计：李宏禹

李伯安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

作者：李伯安

编辑出版发行：荣宝斋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制版印刷：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20 印张：10.4

版次：2005年2月第1版

印次：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统一书号：85003·2562 定价：86.00元

李伯安

走出巴顏喀拉

榮寶齋出版社

李伯安



李伯安 (1944~1998)

作者简介

李伯安(1944~1998),河南洛阳人。二十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他历时十载创作的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以其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把二十世纪中国的长卷水墨人物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1998年5月2日,画家倒在了正在创作中的人物长卷之前,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进了“巴颜喀拉”那一派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1944年7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

1959年考入郑州艺术专科学校。

1967年创作油画《解放洛阳》、《炉前》。

1968年赴太行山深入生活。

1975年调入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创作太行人组画。

1983年入河南大学美术系进修;连环画《新娘子抬轿》入选全国第六届美展。

1985年创作《太行人》获河南省美展一等奖;任河南中国人物画研究会首届副会长;调至河南书画院。

1986年作品《猎手》获河南省首届中国人物画展一等奖;调河南美术出版社工作。

1987年作品《名将粟裕》参加全国“纪念建军六十周年”画展。

1988年深入青海藏区采风;《迎春花》发表作品;责编《现代山水画库》并获奖。

1989年赴四川美院办展讲学;作品《日出》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铜奖,并获河南省第七届美展一等奖。

1990年作品十五幅参加新人新作邀请展;电视教学片《李伯安的国画人物》制作完成;深入甘南采风,责编《现代花鸟画库》并获奖。

1991年绘制《走出巴颜喀拉》第一部分《圣山之灵》;首次参加全国人物画学术研讨会;作品《日出》赴日巡展,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展”;作品《老窑》获河南“中国人物画展”一等奖。

1992年绘制《走出巴颜喀拉》第二部分《开光大典》。

1993年第二次参加中国人物画研讨会;责编《现代人物画库》并获奖。

1994年赴甘南采风;被河南省书画院聘为院外画师,国画《圣土》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5年经乙丙提议,大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绘制《天路》部分;完成《哈达》部分;第三次参加人物画研讨会。

1996年绘制《开光大典》,完成《朝圣》、《哈达》、《藏戏》初稿。

1997年完成《劳作》、《歇息》、《赛马》、《玛尼堆》四段。

1998年完成《劳作》、《歇息》二稿,完成《牦牛》炭笔构图;计划年底全部完成。

1998年5月2日,心血耗尽,倒在画室门口。

序

程大利

伯安离开我们已经六周年了，今天想起他，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历史上的陈师曾、陈少梅、徐悲鸿、傅抱石都是早逝的天才，但他们都曾照亮过美术史的星空。诚然，中国画是大器晚成的艺术，但相当多的画家进入耄耋之年后虽笔致老熟却激情缺失，人物画家尤其如此。所以，天才画家的每个年龄段都值得研究，而作品本身则是画家在历史上定位的决定因素。

李伯安是位优秀的美术编辑，同时又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的。他的审美追求是悲剧式的。崇高与雄浑是他醉心的境界。他天生喜欢黄天厚土、大漠雪原，喜欢表现农民和社会生活底层的人和事。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绪，更是一种审美的取向，一种与生俱来的“大美”气质的反映。他画的太行人物，画的各类习作都追求着一种质朴、沉厚的精神境界。他花费十年心血创作的人物画长卷《走出巴颜喀拉》是一幅记录着生命激情的力作。他没有画完就倒下了，可能是太过劳累，也可能是激情的宣泄到了极致，画家竟在作品前逝去。以生命为代价的绝响也是悲剧式的，将永远地打动观众，成为美术史上生动的一笔。

《走出巴颜喀拉》是一件巨幅长卷，高二米、长一二一点五米。分为：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共十个部分，刻画了二六六个人物的活动，可视为一篇藏民族生活的史诗。画面以黄河为背景，展示了雪域文明特有的凝重、雄浑、醇厚和深邃。他在运用写实手法的同时又强调了表现因素，扩大了黑白对比的力度，强调造型的雕塑感，把东方精神和西方语汇融成一体，大大拓展了水墨的表现力，创造了二十世纪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高度。无论是精神含量还是技术因素都值得后人认真总结。这幅画展示给读者的远远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理想和精神，一种震撼心灵的美好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巴颜喀拉》可以看作是一件具有里程碑价值的作品。

作品是画家的镜子。你是什么，它是什么。一点儿也作不了伪。执著、严谨和顽强，历来是大画家必备的素质。伯安也是如此。他对艺术的虔诚，直如藏民对于佛教，是一种九死不悔的状态。藏民叩着长头翻过千山万岭乃至雪山荒原；而伯安可以十年如一日地挥汗于画室，独享寂寞。中国传统画论认为，中国画的精神活动是人格的印证。“人品既已高矣，画品不得不高。”中国画家的人文状态和人格修养在画上均有反映。伯安的正大、光明、纯粹和他所追求的苍茫、沉厚、雄壮在作品中一一得到印证。他离去了，但他的作品留下了。正因为艺术的不朽，人类的文明史才会光彩迭生。

人格精神是中国画家终身的课题。中国画是精神化的艺术，中国书画家的人格修养和人文修养不仅决定着中国画的发展，也决定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我们学习和纪念李伯安，意义还不只是造型艺术价值的本身，笔墨文化和浸透其中的人格价值乃是关乎中国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大命题。我写到这里，一点儿也没有拔高什么。当我们震撼之后，冷静下来再看看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和他的所有遗作，自然会联想到上面我所提到的问题。

















